

柳宗元詩箋釋

docriver 文川網
古籍書城
入駐商家
在文川網搜索古籍書城 获取更多電子書



〔唐〕柳宗元 著

王國安 箋釋

柳宗元詩箋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柳宗元詩箋釋

(唐)柳宗元 著

王國安 箋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長沙書局上海發行所發行 吳江偉業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5.25 插頁 5 字數 364,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2,501—4,500

ISBN 7-5325-1462-5

I·739 平裝定價: 17.50 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前言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世稱柳河東；晚年貶任柳州，因又稱柳柳州。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古文傑出，詩亦獨造。但當時其詩遠不如其文之受人重視，所謂「柳州文掩其詩」^{〔一〕}。直至宋代蘇軾譽其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二〕}，又將他與陶淵明並論云「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清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是也」^{〔三〕}，這才引起人們的矚目。其實，蘇評亦不足以概其全貌。宗元詩傳世一百二十八題，一百六十四首^{〔四〕}。數量雖有限，却在元和時期，於韓、孟之雄奇險怪，元、白之平易流暢之外，別樹一幟，卓然自立。明人胡應麟說：「元和而後，詩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橫絕一時。若昌黎之鴻偉、柳州之精工、夢得之雄奇、樂天之浩博，皆大家材具也。」^{〔五〕}嚴羽滄浪詩話更以之代表詩歌之一體，即「柳子厚體」或「韋、柳體」。由此可見柳宗元在古代詩歌史上的突出地位。

宗元存詩雖不多，却兼備衆體。敘事、詠史、寓言、山水和抒情之作均各具特色。凡此大都作於貶謫之後，確知爲貶謫之前作的僅有省試觀慶雲圖詩、韋道安、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三首而已。五古敘事體詩韋道安作於貞元十六年。其鼓蕩氣勢、驅駕文字之技能雖已不弱，然亦難稱佳構。而另外兩首更皆平平而已。

「永貞革新」爲宗元一生之分水嶺，也是他創作的飛躍點。此前，他在仕途上可謂一帆風順，中進士，第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書院正字，遷藍田尉，任監察御史裏行，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擢升禮部員外郎時僅三十三歲。他懷着「勵才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答貢士阮公瑾論仕進書）的抱負，積極投身於政治改革，爲王伾、王叔文革新集團的核心人物。時有「二王、劉（禹錫）、柳」之稱。此一時期，因致力於「輔物及時」，詩作少而尚未形成獨特體調，固其宜也。「永貞革新」失敗，宗元遠貶永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關桎梏」（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壓力。誠如新唐書柳宗元傳所云「既竄逐，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郁，一寓諸文」。物不平則鳴之，柳詩正是在這特定環境下才風格丕變、煥射異彩的。

柳宗元處身「罪謗交織，羣疑當道」的險惡環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上襄陽李愬仆射獻唐雅詩）。貶謫後所作諸寓言詩，如歧烏詞、籠鷹詞、行路難三首等，不僅概括了一定的哲理，更是作者自我遭際的寫照，是當時政治鬥爭的曲折反映，因而富於強烈的現實性，爲寓言體文學中不可多得佳作。

柳宗元「不爲世屈」的精神也強烈地表現在悼念革新派友人諸作中。元和元年所作的哭連州凌員外司馬詩，一字一血，聲淚俱下。詩中歷述凌準之學術、文章、政績，更以飽筆濃墨，表彰其莫風亮節。德宗去世時，「邇臣議秘三日乃下遺詔」，是時，中外危疑，凌準挺身而出，「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辭」，一舉揭破宦官企圖廢黜太子李誦的陰謀。然而，英才如斯，最終却身貶母死，二弟繼亡，自身

又雙目失明，含冤而貶死南荒。與宗元故連州司馬凌君權厝志說準「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愍逢尤天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爲志」對讀，更可見此詩「悲痛意以感慨調發之」的藝術個性。

柳宗元確有部分作品擬學陶淵明，大都作於貶永州之後。曾季狸艇齋詩話云：「柳子厚覺衰，讀書二詩，蕭散簡遠，穠纖合度，置於淵明集中，不復可辨。」曾吉甫筆墨閒錄亦云：「飲酒詩絕似淵明。」而如田家三首中「鷄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庭際秋蟲鳴，疏麻方寂歷」；「風高榆柳疏，霜重梨棗熟」諸句，善寫田園風物，亦「絕有淵明風味」。蘇軾晚年貶謫惠州、儋州，推陶詩之平淡自然爲藝術極詣，以陶、柳二集爲南遷「二友」，並特爲指出柳詩「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之特點，頗有見地。此類作品同宗元遭貶既久之後，藉以排遣苦悶有關，還時見「慕隱」之意。如首春逢耕者、遊石角至小嶺過長烏村等等。然而，「斯道難爲偕」，宗元內心深處始終希冀被起復召用、再展宏圖。其冉溪詩即是此種心理的最好表白。因此，宗元學陶諸作實蓄憂憤於閑適恬淡之中。柳宗元在對賀者中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哀，過於慟哭。庸豈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正可爲此類詩註解。

宗元在永州多作山水記遊之詩，向來與韋應物並稱「韋、柳」，又以之爲劉宋山水詩人謝靈運的異代同調。賀貽孫詩後稱宗元山水詩之「類鉅鐔潭諸記，雖邊幅不廣，而意境已足，如武陵一源，自有日月」，更指出其山水詩勁氣內斂，而意境完足的獨特風格。如五絕江雪，寥寥僅四句二十字，繪出一幅寒江獨釣圖，而孤傲清高之意態自在言外，以至有人稱「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釣雪一詩外，絕少佳者」^{〔七〕}。宗元山水詩有二類，部份作品模山範水，猶如明鏡映物，刻畫山容水貌，摹難狀之景如在目前；

更多的作品則情景相生，往往在描繪山水之同時，由外在世界而轉入內心探索，或披露鬱結之悲憤，或抒洩思鄉之愁苦。南澗中題便是一首代表作。作者獨遊南澗，身處蕭瑟荒涼、幽獨孤寂之中，悲懷觸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蘇軾語），不能自己，「意致似恬雅而中實孤憤沈鬱」，最能體現出柳詩的獨特風格。它如構法華寺西亭、法華寺石門精舍二十韻、與崔策登西山諸作無不如此。宗元在始得西山宴遊記中曾說：「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與李翰林建書又云：「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遊，遊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則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疖。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常，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二文頗有助於我們對柳宗元山水詩的理解。

柳宗元在永州所作的酬贈之作，大都採用五言長律。如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等。明徐師曾指出「和韻詩」有二法，其一是「因韻而增爲之」，其二是「捨其餘韻，凡爲所取者置不取」，即以上二詩分別爲例（八）。宗元工於駢儷，二詩鋪陳排比，曲折盡致，其中感事言懷，也不乏真情實感的流露，但語言艱澀，用典繁多，過份追求字難句險，終覺滯重板澀。倒是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二作，篇幅較短，反較流暢自然。而五古體如初

秋夜坐贈吳武陵、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二詩尤堪諷誦；前者以琴音爲喻，寫知音難求，既是慰友，亦是自慰；後者更形激憤，「理世固輕士，棄捐湘之涓。陽光竟四溟，敲石安可施？」不僅爲不遇的友人鳴不平，更是對現實的尖銳抨擊。其風格與長篇排律很有不同。

宗元在永州還寫過一些詠史詩。大抵爲元和四年前後讀書有感而作，如詠史之贊頌樂毅，詠三良之譴責康公，詠荆軻之論刺秦實乃「短計」，又對荆軻本人表示同情：均頗具識見，不落窠臼。此外，又有部份篇什記述種植，如種朮、種仙靈毗、種白蘘荷、植靈壽木、新植海石榴、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等等，雖爲陶冶性靈而作，然「遠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紅蕉）；「竄伏常戰慄，懷故愈悲辛」（種白蘘荷）；「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種朮），也時時流露郁憤之情。

元和十年（八一五）正月，柳宗元一度和劉禹錫、韓泰、韓晔、陳諫等同被召回長安；三月，復放柳州刺史，地更僻遠。可見朝廷中同情宗元者雖亦有之，但保守勢力之仇視初無變更。柳州地處亞熱帶，當時叢林覆蓋，瘴癘瀰漫，「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名左遷者罕至，又況逾臨源嶺，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送李渭赴京師序）。宗元官雖進而地逾遠，實際處境並無多大改變，故詩歌創作必然爲永州之繼續。然而若細加比照，則柳州的詩作又有不同的特點。

宗元永州詩以五言爲主，尤擅五古，而柳州詩則以七言爲夥，且多爲近體。全集七律凡十首，其中八首作於再貶之後。元方回瀛奎律髓入選柳律詩五首，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嶺南江行、柳州峒氓、得盧衡州書因以爲寄和柳州寄丈人周韶州，均爲柳州時作。方回評此五首律詩云：「柳柳州詩精絕工

致，古體尤高，……此五律詩比老杜則尤工矣。杜詩哀而壯烈，柳詩哀而酸楚，亦同而異也。「九」其稱「比老杜尤工」，未免溢美，然謂之「精絕玉緻」，洵爲篤論。「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久遭貶遷的淒傷之音仍爲柳州詩之主調，而往往又同嶺南地區獨特的風光景物相交融，構成全新的詩歌意境，如「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射工巧伺遊人影，颺母偏驚旅客船」，均極寫嶺南風土之異，復見憂讒畏譏之情，而柳州峒氓所記：「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鵝毛禦臘縫山罽，鷄骨占年拜水神。」反映西南少數民族生活，更宛然如風俗畫，可謂前無古人，開拓了詩歌創作的境界。

宗元柳州七絕與七律異曲同工，「林邑山聯瘴海秋，梓柯水向郡前流」（柳州寄京中親故）；「山雨過後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普通的嶺南地名，一經入詩，便成了引逗鄉愁的好材料；而「大而多險，可蔽百牛」的南國榕樹，二月落葉，滿庭如秋，更襯托出詩人「宦情羈思」之深。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云：「海畔尖山似劍鋸，秋來處處割愁腸」，後蘇軾貶海南有文云，「海行數日，道旁諸峯，真若劍鋸，誦子厚詩，知海山多奇峯也」^{〔三〕}，足見宗元「劍鋸」之喻，傳神毫顛。

宗元在柳州期間的七言佳作尚多。七律如別舍弟宗一、柳州西北隅種甘樹，七絕如夏晝偶作、韓漳州書報澈上人亡因寄二絕，皆傳誦人口。此外，七古古東門行以宰相武元衡被刺殺爲題材，諷刺朝廷控御藩鎮不力，姑息養奸，致使重臣暴尸，筆力「沈雄頓挫」^{〔三〕}，寄韋珩則再現赴柳經過及抵柳初期艱難生活，其「奇崛之氣」^{〔三〕}，可與韓愈相頡頏：均可見其詩作之新境界。宗元在柳雖亦間作五言，也不乏佳構，

然就總體而言，其七言詩更能顯示藝術上的新的進展，與其永州詩前後相輝映，共爲元和詩壇之瑰寶。宗元在永、柳還先後作有雅詩數篇。其內容均反映現實，如貞符反對符端天命之「詭譎潤誕」，可見其反天命論思想；平淮夷雅，頌美平定淮西的功臣裴度、李愬，有以見身在蠻荒而志在中興之志士氣概。但其形式酷摹詩經及漢鏡歌十八曲，體式陳舊，語言詰屈古奧，有較多的廟堂文學氣息，其文學價值遠遜於其五七言詩歌。

柳詩雖不免也有藝術上的敗筆，如前述長篇排律過於奇險堆砌；雅詩歌曲，新變不足；某些表現佛教思想之作，亦往往流於說教，理過其辭，凡此，均不必爲賢者諱。然就全體而言，足稱大家。其詩論技巧，則既能字斟句鍊，力去陳言；又能返之自然，通篇渾成而意境豐厚；論格調，則「簡古」而詩味濃烈，委婉深曲，韻致深長。既能隨機生發，不拘拘於墟，又個性鮮明，自有其與衆不同的主導風格——「幽冷峭潔」。前人論柳詩，往往歸之於陶、謝、王、孟閒曠高逸一脈。誠然，其日常生活抒情詩頗有陶詩風味；而山水景物諸作之尋勝探幽，工筆刻摹，甚至鍊字遣句，標題布局，顯然得力於大謝。然而，以柳詩與陶謝相較，陶是看破現實，高蹈隱世，柳則是遭受迫害，貶逐窮荒；前者雖有不平却並不強烈，總的說詩境淡然超脫，後者却感厄憤鬱、孤寂憂愁。這雖與謝客頗相似，但謝詩偏重於記遊，往往失之繁蕪；而柳宗元則更重抒情，筆底凝聚着長期貶謫生涯的痛苦，顯得更爲峻峭深沉。故而即使在同類詩中，柳詩與陶、謝之區別也時時可見。事實上，對前人藝術風格、技巧的汲取，唯有在與作者本人的思想、生活、氣質、個性融合之時，方能化爲血肉，而後者更是決定藝術風格之底因。

宗元青雲蹭蹬，不唯「處污以閔世」之壯志無法實現，更半生偃蹇，長處孤寂，但他「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因而就創作精神言，說他近陶、謝，無寧說同屈原更有相同之處。姑且不論其騷賦同屈原靈犀相通，「深得騷學」(二)，即其詩中亦常以「楚臣」、「楚客」、「楚囚」自喻。「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正是其夫子自道。柳詩中蘊含屈騷意境，前人屢有抉示。明陸時雍云柳五言詩「深於哀怨」，堪稱「騷之餘派」(三)。沈德潛亦云「柳詩長於哀怨，得騷之餘意」(四)。汪森批閱柳詩，曾就柳詩與陶、謝、屈騷三者的關係作闡說：「柳先生詩，其冲澹處似陶，而蒼秀處則兼乎謝，至其憂思鬱結，纖徐凄婉之致，往往深得楚騷之遺」(五)。所論極其中肯。柳詩每於冲澹、蒼秀之下，潛藏有酸楚哀怨之激情，讒口嗷嗷、羣小包圍的政治環境，使其性格趨於內向，激情在詩中往往內斂自抑，曲折吞吐，並不一泄無遺，有時更須強加排遣。所謂「幽冷峭潔」雖以刻削清深之語言為外在表現，而究其本質，實乃詩人正直孤傲、潔身自好的人格的反映。姚瑩論詩絕句云：「史潔騷幽並有神，柳州高詠絕嶙峋」，贊柳詩兼有史記之「潔」，離騷之「幽」，嶙峋不凡，正有以見宗元之人品，同屈原、司馬遷有一脈相通之處。

以下就本書體例略作說明：

一、本書正文以南宋蜀刻新刊增廣百家詳補注唐柳先生文集所錄柳詩為底本，校以重校添注音辭唐柳先生文集(宋嘉定間鄭定刊本)、河東先生集(南宋廖瑩中世綵堂刊本)、增廣注釋音辭唐柳先生文集(元建陽刊本)、韓醇詒訓柳先生文集(四庫全書本)、柳宗元詩集(古朝鮮活字本)等。其中韓醇詒訓柳先生文集凡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相同處，逕標以詒訓本；不同者則分別標明文淵閣本或文津閣本。

其餘參校所據各本及舊籍，如總集、史籍等，隨校記注明，茲不臚列。中華書局柳宗元集在校勘上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本書在校勘過程中，有所參考，謹致謝忱。

二、本書打破原集序次，按作品年代先後重加編排，釐爲四卷。卷一、卷二爲貶永州前及在永州期間諸作。卷一起貞元九年（七九三），訖元和四年（八〇九）；卷二起元和五年（八一〇），訖元和九年（八一四）。具體年月不可考而大體可確定爲永州所作者，置於編年詩後。卷三爲奉召還京至再貶柳州之作。起元和十年（八一五）正月，訖元和十四年（八一九）柳宗元去世。柳宗元文集編自劉禹錫，今傳本雖非其舊，然「編次尾首，門類後先」，頗有軌迹可循。其卷四十三大都在永州時所作，而卷四十二則除少數篇章，又率皆詔追還京及再貶柳州後作。故於個別時地無從考者，亦據原集編次。姑定其爲永州或柳州作，而分別附於永州或柳州卷後。卷四爲雅詩歌曲。其寫作時間雖大體可循，然因體格特殊，向來別爲一卷，今亦不再置於相應編年詩中，以便研究者使用。

三、韓、柳向來並稱，然前人注釋柳集，功夫遠遜於韓集。數種舊注本，大抵改頭換面而翻刻因襲〔二七〕。本書在舊注基礎上重新注釋，其利用或參考舊注者用兩種方式加以說明；凡徵引箋釋性的注文均直接標明引自何種舊注；至於詞語典故之舊注已有涉及者，本書或添補書名、篇名出處，或補全引文缺漏，或引文有詳略不同，或舊注僅提供綫索，今已改爲直接引用原書等等，與舊注原來面目已有不同，故僅在注釋之後用括號作標識。如參考百家注本則標以（百），參考世綵堂本則標以（世），參考音辯本則標以（音）。考慮到百家注本出現較早且注釋較多，目前又較易得，故既見於百家注本又見於

它注本者，僅標以百家注本。又柳詩有些詩題較長，引用時概用簡稱。

四、本書輯錄前人評論、解說。有關各詩者，附麗各詩之後；僅有關於某一詩語者，則散入注文，附於各條注釋之後。總論柳詩者，輯爲一卷，隸於篇末。所輯評論解說，以論詩者爲主。

五、本書在注釋過程中，參考和汲取了前人今人的研究成果。由於本人學殖淺薄，錯誤之處，所在難免。敬希專家、讀者不吝賜教。

顧易生教授爲本書封面題簽，使本書增色，在此表示謝忱。

王國安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於復旦大學

〔注〕

〔一〕 金淮生粟香隨筆卷一。

〔二〕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

〔三〕 蘇軾東坡題跋評韓柳詩。

〔四〕 通行本柳集存詩兩卷、雅詩歌曲一卷，共一百三十七題，一百六十三首。加上宋乾道永州本柳柳州集載送元
嵩師，爲一百三十八題，一百六十四首。

〔五〕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

- 〔六〕 孫月峯評點柳柳州集卷四十三。
- 〔七〕 范晞文對床夜語卷四。
- 〔八〕 徐師潛文體明辯。
- 〔九〕 方回瀛奎律髓卷四。
- 〔一〇〕 蘇軾東坡題跋畫柳子厚詩。
- 〔一一〕 章士釗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卷十二。
- 〔一二〕 汪森韓柳詩選。
- 〔一三〕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
- 〔一四〕 陸時雍詩鏡總論。
- 〔一五〕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四。
- 〔一六〕 汪森韓柳詩選。
- 〔一七〕 參見中華書局柳宗元集校點後記。

柳宗元詩箋釋目錄

前言

卷一

省試觀慶雲圖詩……………一
 韋道安……………四
 龜背戲……………一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三
 歧烏詞……………五
 籠鷹詞……………七
 行路難三首……………九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二六
 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二六
 構法華寺西亭……………三五

感遇二首……………三六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四二
 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五〇
 巽公院五詠……………五三
 淨土堂……………五三
 曲講堂……………五六
 禪堂……………五六
 芙蓉亭……………六〇
 苦竹橋……………六一
 法華寺西亭夜飲……………六二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六四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六七
 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六九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八五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八七
 茆簷下始栽竹……………八八
 覺衰……………九一
 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
 示二十韻一首……………九四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一二一
 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一二三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一二五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一二八
 種仙靈毗……………一三三
 植靈壽木……………一三四
 種朮……………一三六
 讀書……………一三八
 詠史……………一三九
 詠三良……………一四四

詠荆軻……………一三八
 楊白花……………一三三

卷二

冉溪……………一三七
 溪居……………一三八
 聞籍田有感……………一四一
 夏初雨後尋愚溪……………一四二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一四四
 雨晴至江渡……………一四六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一四六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一四八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一五二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一五五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為
 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賀未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	一六〇	種白蘘荷	二三六
與崔策登西山	一七五	新植海石榴	二三〇
送元暲師詩	一七九	戲題堦前芍藥	二三一
南澗中題	一八一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樹	二三三
入黃溪聞猿	一八六	早梅	二三四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一八七	南中榮橘柚	二三五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		梅雨	二三六
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		零陵早春	二三九
十通贈二君子	一八九	田家三首	二四〇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	二二三	放鷓鴣詞	二四六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	二二三	聞黃鸝	二四九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二二六	漁翁	二五一
贈江華長老	二三〇	飲酒	二五四
首春逢耕者	二三三	掩役夫張進骸	二五六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二三四	春懷故園	二六〇
零陵春望	二三五	夏夜苦熱登西樓	二六一

獨覺……………二六二

郊居歲暮……………二六三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二六四

夏晝偶作……………二六六

江雪……………二六八

紅蕉……………二七〇

卷三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

酬贈……………二七三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二七四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二七六

界圍巖水簾……………二七六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二七八

汨羅遇風……………二八〇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二八一

善謔驛和劉夢得醉淳于先生……………二八二

清水驛叢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二八四

李西川薦琴石……………二八五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二八七

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

諸賓二首……………二八七

六言……………二八八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為明好事者憐之

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二八九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二九〇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二九一

重別夢得……………二九五

三贈劉員外……………二九六

再上湘江……………二九七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二九八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迳至釣磯留待徐容州……………三〇〇

嶺南江行……………	三〇三
古東門行……………	三〇六
答劉連州邦字……………	三一二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三二三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即事見寄……………	三二八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三二九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三三一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三三三
重贈二首……………	三三五
疊前……………	三三七
疊後……………	三三八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三三九
柳州峒氓……………	三三〇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三三四
別舍弟宗一……………	三三六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	

州書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	三四〇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	三四二
楊尚書寄郴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權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三四五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絕……………	三四七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	三四九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三五〇
登柳州峨山……………	三五三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三五四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三五七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三五九
寄韋珩……………	三六一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三六四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	三六六

種柳戲題……………三六八

柳州寄京中親故……………三七〇

種木榭花……………三七一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三七二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

同處……………三七四

卷四

貞符并序……………三七七

唐鏡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三九七

晉陽武……………三九八

獸之窮……………四〇二

戰武牢……………四〇四

涇水黃……………四〇六

奔鯨沛……………四〇九

苞枿……………四一一

河右平……………四一四

鐵山碎……………四一五

靖本邦……………四一八

吐谷渾……………四一九

高昌……………四二一

東蠻……………四二三

平淮夷雅二篇……………四二五

皇武……………四二五

方城……………四三四

視民詩……………四四三

附錄

諸家評論輯要……………四四七

柳宗元詩箋釋卷一

(起貞元六年，訖元和四年)

省試觀慶雲圖詩

晏元獻家本有此詩，今附於此。

設色初成象〔一〕，卿雲示國都。九天開祕祉〔二〕，百辟贊嘉謨〔三〕。抱日依龍衮〔四〕，非煙近御爐〔五〕。高標連汗漫〔六〕，向望接虛無〔七〕。裂素榮光發〔八〕，舒華瑞色敷〔九〕。恒將配堯德〔一〇〕，垂慶代河圖〔一一〕。

按沈晦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後序言，北宋柳集凡四本：穆修四十五卷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本，曾丞相家本，晏元獻家本。沈氏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又釐革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省試慶雲圖詩。知此詩爲沈晦氏所附入也。詩貞元六年（七九〇）作。宗元與楊誨之第二書曰：「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徐松登科記考卷十二貞元六年進士二十九人條：「按柳宗元集有省試觀慶雲圖詩，考子厚舉進士於貞元五

年（七八九），省試自六年始，七年以後題皆可考，則慶雲圖爲六年試題矣。「此爲宗元現存最早之作。」韓醇《詒訓柳集卷四十三》曰：「公貞元五年舉進士，九年（七九三）及第，此詩九年作。」誤。

慶雲，五色雲也。漢書禮樂志：「甘露降，慶雲集。」古以爲祥瑞之氣。亦作「卿雲」。按：通鑑唐紀：

「大曆十四年五月丙朔，詔曰：『澤州刺史李鷟上慶雲圖。』」省試所觀，或即李鷟所上之圖。

〔一〕設色，周禮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幌。」猶言着色。初成象，文苑英華「初」作「方」。

全唐詩作「既」，注：「一作「初」，一作「方」。」○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在天成象，破「圖」字，即含卿雲。」

〔二〕九天，原指中央與八方，屈原離騷：「指九天以爲正兮。」此指宮庭，王維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九天閭闔開宮殿。」祕祉，文苑英華作「秘旨」。

〔三〕百辟，詩大雅假樂：「百辟卿士，媚於天子。」鄭玄箋：「百辟，畿內諸侯也。」此謂羣臣。嘉謨，揚雄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皋陶謂之嘉。」

〔四〕抱日，孝經《援神契》：「黃雲抱日，輔臣納忠。」舊唐書《天文志》：「慶雲見。有黃氣抱日。」龍袞，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陳奐《詩毛氏傳疏》：「袞與卷古同聲。卷者，曲也，象龍曲形，曰卷龍。畫龍作服曰龍卷，加袞之服曰袞衣。」天子之服也。

〔五〕非煙，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困，是謂卿雲。」（百）御爐，新唐書

儀衛志上：「朝日，殿上設黼衣、躡席、熏爐、香案。」○汪森韓柳詩選：「抱日二句寫物極工，亦甚得體。」

〔六〕高標，左思蜀都賦：「陽鳥迴翼乎高標。」按：木杪曰標，故凡高聳之物皆得言高標。汗漫，淮南子傲真訓：「甘暝於溷濁之域，而徒倚於汗漫之宇。」高誘注：「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故盧敖見若士言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是也。」○何焯評此二句曰：「空闊」。陶元藻唐詩向榮集卷二評以上四句曰：「是賦圖，不是空賦卿雲。」

〔七〕向望，文苑英華「向」作「迴」，文淵閣本、全唐詩、何焯校本作「迴」，全唐詩注：「一作『迴』。」虛無，司馬相如上林賦：「凌驚風，歷駭焱，乘虛無，與神俱。」清虛之境，天空也。○毛奇齡唐人試帖卷三：「以圖與雲合觀，極見作法。且『高標』、『迴望』字俱不泛下。」

〔八〕裂素，後漢書范式傳：「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急就篇卷二顏師古注：「素謂絹之精白者，即所用寫書之素也。」榮光，尚書中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太平御覽卷六十一引）南史王摛傳：「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謂五色雲氣。古以爲祥瑞之兆。○何焯曰：「圖字不略。」

〔九〕瑞色，論衡指瑞：「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唐高宗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玉庭浮瑞色，銀榜藻祥徽。」

〔一〇〕堯德，史記五帝本紀稱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百〕此句借以稱頌唐

天子也。

〔二〕垂慶，易繫辭上：「天垂象，見吉凶。」河圖，易繫辭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禮記禮運孔穎達疏：「中候握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汪森曰：「結亦典秀。」李因培唐詩觀瀾集卷十六曰：「結醒『圖』字。」

〔評箋〕

錢良擇唐音審體卷十一曰：「應試詩但以工麗取勝，并不如詠物之可以寄託，有詞無意，故名手亦無面目可尋。」

近藤元粹柳柳州詩集卷四曰：「貶謫以前之詩自有富貴氣象，不似後來衰颯怨憤之態。」按：省試觀慶雲圖詩，除宗元此作外，尚存李行敏一首，與宗元此作，語意頗類，可知知二詩皆就圖所畫，敷寫而成也。王世貞藝苑卮言曰：「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萬不得一。」是也。茲錄附李詩，以資參閱：

繖素傳休祉，丹青狀慶雲。非煙凝漠漠，似蓋乍紛紛。尚駐從龍意，全舒捧日文。光從五色起，影向九霄分。裂素留嘉瑞，披圖賀聖君。寧同窺汗漫，方此睹氛氲。

韋道安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遊太行〔一〕，暮聞號哭聲〔二〕。疾驅前致問〔三〕，有叟垂

華縷〔四〕。言我故刺史，失職還西京。偶爲羣盜得，毫縷無餘贏。貨財足非恡，二女皆娉
婷〔五〕。蒼黃見驅逐〔六〕，誰識死與生。便當此殞命，休復事晨征〔七〕。一聞激高義，皆裂肝
膽橫〔八〕。掛弓問所往〔九〕，擣捷超崢嶸〔一〇〕。見盜寒礪陰，羅列方忿爭。一矢斃酋帥〔一一〕，
餘黨號且驚。麾令遞束縛〔一二〕，纏索相拄撐〔一三〕。彼妹久褫魄〔一四〕，刃下俟誅刑〔一五〕。却立不
親授〔一六〕，諭以從父行〔一七〕。拊收自擔肩〔一八〕，轉道趨前程〔一九〕。夜發敲石火〔二〇〕，山林如晝
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紛交零。頓首願歸貨〔二一〕，納女稱舅甥〔二二〕。道安奮衣去〔二三〕，義重
利固輕〔二四〕。師婚古所病〔二五〕，合姓非用兵〔二六〕。竭來事儒術〔二七〕，十載所能逞〔二八〕。慷慨
張徐州〔二九〕，朱邸揚前旌〔三〇〕。投軀獲所願，前馬出王城〔三一〕。轅門立奇士〔三二〕，淮水秋風
生〔三三〕。君侯既即世〔三四〕，麾下相敬傾〔三五〕。立孤抗王命，鐘鼓四野鳴。橫潰非所壅，逆節
非所嬰〔三六〕。舉頭自引刃，顧義誰顧形〔三七〕。烈士不忘死〔三八〕，所死在忠貞〔三九〕。咄嗟徇權子〔四〇〕，
禽習猶趨榮〔四一〕。我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四二〕！

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六年「徐泗節度使張建封卒。壬子，徐州軍亂，不納行軍司馬韋夏卿，迫
建封子愔爲留後。」按韓醇詒訓柳集卷四十三曰：「觀詩意，道安嘗佐張於徐州，及軍亂而道安自殺，
故詩有「顧義誰顧形」之句。」又曰：「公嘗爲韋道安傳，集載其題而亡其文。今觀此詩，則公所以爲之
傳者，亦必指是事無疑也。」韓說是。集存曹文洽韋道安傳目，文洽，義成軍節度使姚南仲牙將，監

軍薛盈珍遣吏程務盈赴京，誣奏南仲，文洽恰在京，擊殺之，且作表以雪南仲之冤，而後自殺。此亦貞元十六年事也。二人事皆聳動，又皆自殺於是年，知傳與詩必皆作於是年。

〔一〕太行，書禹貢：「太行、恒山，至於碣石。」郭緣生述征記：「太行山首始於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連亘十三州之界。」在今河南、山西境。

〔二〕號哭，全唐詩注：「一作『哭泣』。」

〔三〕喬億劍溪說詩又編曰：「疾驅」二字，便有「高義」在。

〔四〕華纓，鮑照詠史：「仕子影華纓。」按：曹植七啓所謂「華組之纓」也。說文卷十三：「纓，冠繫也。」○喬億評曰：「已透下刺史。」

〔五〕娉婷，辛延年羽林郎：「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姿態姣好貌。

〔六〕蒼黃，沈德潛說詩碎語下：「人以忙遽爲倉皇，然古人多作『倉黃』。少陵『誓欲隨君去，形勢反倉黃』；『蒼黃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柳州『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按：倉皇，倉黃、蒼黃，古皆通用。

〔七〕喬億曰：「以上述叟之言，『晨』字從上『暮』字來。」

〔八〕皆裂，史記項羽本紀：「樊噲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皆，目眶。

〔九〕喬億曰：「不曰奮身，乃曰掛弓，趁勢插入，捷甚。」

〔二〇〕趨捷，鄭定本注：「趨，一作趨。」按：諸校本皆作「趨」，張衡西京賦：「輕銳獬狔，趨捷之徒」，後漢書朱儁傳「輕勇趨捷」，晉書石季龍載記「趨捷便弓馬」，作「趨」爲是。崢嶸，孫綽遊天台賦李善注：「字林曰：『崢嶸，山高貌。』」○汪森韓柳詩選曰：「點染都有生色，於條暢中具見筋骨。」

〔二一〕酋帥，謂盜魁也。○喬億曰：「前已提出掛弓，便可直入。」

〔二二〕喬億曰：「遞」字好。」

〔二三〕纏索，史記屈賈列傳集解：「纏，索也。」

〔二四〕彼姝，詩鄘風干旄：「彼姝者子。」（百）此謂二女也。褫魄，張衡東京賦：「奪氣褫魄。」（百）言魂魄亡離其身，驚懼貌也。

〔二五〕黃周星唐詩快卷二曰：「危哉，可憐。」喬億曰：「詩意將爲彼姝解縛，句中只言被縛，下一久字，是斃賊後始見彼姝情景也，其不爲賊汗，不白而義自見，筆力高絕。」汪森曰：「誅刑」字失斟酌。」

〔二六〕不親授，孟子離婁上：「男女授受不親，禮也。」（百）

〔二七〕喬億曰：「達禮之言，是儒士本色。」

〔二八〕拮，說文卷十二：「擿，拾也。」擿、拮同。句謂收拾財物，肩擔送行也。

〔二九〕喬億曰：「字字有根節。」

〔三〇〕敲石火，潘岳河陽縣作：「欸如敲石火，瞥如截道颺。」○喬億曰：「敲石火」，「如晝明」，即女

子夜行以燭義。若男子黑夜從行，當別叙一番情景。」又曰：「夜發」，與上「晨征」、「暮聞」一綫。」

〔三〕 歸貨，謂獻納財物。

〔三三〕 舅甥，孟子萬章趙岐注：「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猶今言翁婿。

〔三三〕 奮衣，禮曲禮：「僕展軫効駕奮衣由右上。」鄭玄注：「振去塵也。」

〔三四〕 利固句，論語里仁：「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黃周星曰：「此乃大聖賢、大菩薩也。安得僅以仁人義士目之。」

〔三五〕 師婚句，左傳桓公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百)

〔三六〕 合姓，禮記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音) ○喬億曰：「是儒士本色語。」

〔三七〕 竭來，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竭來」猶云爾來，或爾時以來，猶云迄今。爲來字之又一義。「竭」則發語辭也。」

〔三八〕 鄭定本、世綵堂本注：「十」，一作「千」，「逞」，一作「呈」。「按章士釗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卷十二曰：「逞，盡也。「十」一作「千」，「逞」一作「呈」，非也。謂讀儒書十載而能事盡，於意適合。」○

喬億曰：「所能」謂弓劍也。雙收正與起應。」又曰：「前案已結，此下別舉一事，見章終蹈義死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也。截然兩段，不同聯語，而氣脈自相灌輸。」

〔三九〕慷慨句，舊唐書張建封傳：「建封少頗屬文，好談論，慷慨任氣。……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

〔三〇〕朱邸，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箋：「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李善注：「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音）前旌，官吏出行儀仗中前行之旗幟。孟浩然送韓使君除洪府都督：「衣冠列祖道，耆舊擁前旌。」舊唐書張建封傳：「十三年冬，（建封）入覲京師。」

〔三一〕前馬，國語越語上：「其（勾踐）身親爲夫差前馬。」注：「前馬，前驅，在馬前也。」按觀此二句意，道安於此時從張建封，且同歸徐州也。

〔三二〕轅門，周禮天官掌舍：「設車宮轅門。」鄭玄注：「謂王行，止宿險阻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

〔三三〕喬億曰：「五字有生氣，有餘情。入張侯即世，亦步驟從容。」何焯曰：「秋風生」暗用「風從虎」。按何評頗拘泥，此應上句「奇士」，淮水秋風，即氣骨凜然之意。

〔三四〕即世，去世。舊唐書張建封傳：「（貞元）十六年，遇疾，連上表請除代，方用韋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未至而建封卒。」

〔三五〕麾下，謂部下。按：舊唐書張建封傳：「（建封卒）五六千人斫甲仗庫取戈甲，執帶環繞衙城，

請愔爲留後。……既而泗州刺史張仵以兵攻備橋，與徐軍接戰，仵大敗而還。朝廷不獲已，乃授愔起復右驍衛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按：新唐書兵志曰：「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徐州軍亂，實乃愔暗中籌畫者。

〔三六〕嬰，漢書賈誼傳顏師古注：「嬰，加也。」此謂道安無力阻止軍亂，然逆節之事，亦不能加之。

〔三七〕形，禮檀弓上鄭玄注：「形，體也。」○黃周星曰：「惜哉！」

〔三八〕不忘死，鄭定本、世綵堂本注：「忘」，一作「妄」。「觀詩意，似作「妄」是。

〔三九〕喬億曰：「儒士」，「奇士」，「烈士」，俱篇中着眼字。」

〔四〇〕咄嗟，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徐彥疏：「咄嗟，猶嘆息也。」

〔四一〕翕習，後漢書蔡邕傳：「隆貴翕習。」勢威盛貌。

〔四二〕喬億曰：「結處只嘆死義爲難能，不更挽斃盜事，足見末段爲餘波耳。」

〔評箋〕

黃周星唐詩快卷二曰：「天下有如此奇人，所謂廉頗、藺相如，千載下猶凜凜有生氣。此等詩真可廉頗立懦。」